

每年春天,妈妈都要领两三张纸的蚕回
来养着。

我们兄弟四人拦都拦不住地长大,只靠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能把日子过得很像样
子。那时候大哥住读在离家较远的一所高
中,只在周六的晚上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回到家里,领
取下周所需的菜金或食物。我常常看见大哥星期天
下午回学校时,总是拎走一瓶咸菜。二哥、三哥上高
中以后,和爸爸一起住到了镇上,生活上的事自然由
爸爸负责的多,这虽然让妈妈少操了许多心,但爸爸
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也不能落到妈妈的口袋里。黏
在妈妈身边的我,却经常不懂事地跟妈妈要这要那,
这让她十分为难。记得有一年春节,妈妈跟我说,将
陈年的一件衣服洗洗干净年初一穿上吧,我哭得就
像妈妈要一刀宰了我似的。年三十的晚上,我睡在
妈妈的身边,半夜醒来时,看见她在缝制一件新衣。
第二天起床,妈妈将这件对襟扣的衣服穿在了我的
身上。

虽然家里没有桑地,也没有零星地栽种过蚕桑,
但妈妈还是决定养蚕,用卖茧的钱贴补一些家用。

看见蚕籽从网状的器物里被妈妈领回家,我只
是觉得好玩。我当然意识不到,这些蚕进了我家以
后,其命运正在被我妈妈担心着:它们没有固定的食
物来源。这个问题不解决,蚕就不能变成钱。这不
是妈妈所期望的。

幼蚕时,家里一如既往,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
有妈妈,常常是早晨挎着一只竹篮出门,快到做午
饭的时候,带着半篮或一篮的桑叶,和从自己家的菜
地里摘回的蔬菜,步履轻松地回家来。我们知道庄
上的四周是有几棵野生的桑树,有几棵已经长大成
需要攀爬上去才能摘到黑红的果实呢。有一次,二
大妈妈看见我大哥,神情郑重地对他说:“大美子,
你不能让你妈妈爬到树上去摘桑啦,四十多岁的人
啦,万一跌下来怎么得了!”大哥听了也觉得害怕,
便很认真地跟妈妈说,不准爬树了,并把采桑的任
务主要交给了二哥。二哥那时候十四五岁,做这样
的事不费劲。

妈妈将采回来的桑叶用刀切碎,小心而均匀地
撒在已经移居到簸箕里的幼蚕群里,那些可爱的
蚂蚁大小的家伙立刻动起嘴来。我看不见它们在
怎么吃,但看见被切碎的桑叶像是被橡皮擦拭似
的一点一点去。

每次采摘的桑叶可以让幼蚕们吃上一两天——
只能一两天,不能再多了,再多桑叶就不新鲜,幼
蚕不喜欢吃,吃了也不利它们的成长。对于妈妈来
说,每一只幼蚕都是一份希望。

蚕们在渐渐地长大,一只簸箕变成了两只、三
只、四只……被架在北边房子的堂屋里。蚕们竹
节状的身体已清晰可见,且越来越明显,每天要吃
的桑叶也越来越多。我并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
——那时候我不过十来岁,妈妈一定不会指望我能
做些什么,何况我已经承担了一些薅猪草、拾狗粪
的事情——或许妈妈的心里早已有了计划。有几
次,夜很深了,我乏乏的快要睡觉时,发现二哥、三
哥悄悄

我那读四年级的小孙子可
喜欢看书了,整天捧本书,什么
《恐龙世界历险记》《海底两
万里》《鲁滨逊漂流记》……早
装了满满一大纸箱子。有一天,
他在书店挑了本《粪便也有趣》
回来,我说:“你咋啥书都看?!”
我心里话:这粪便还能写成书?
他头也不抬地对我说:“这里面
讲的是食物消化和肠道、粪便
的科学知识,你又不懂,别乱说。”
因为喜欢巴西球星内马尔,他
特意买了本内马尔的自传,坐
在那儿

我的奶奶满头白发,瘦瘦
小小,岁月却没有压弯她的
腰,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
老态龙钟跟她毫不沾边,87
岁高龄仍旧不服老。

前几年,人家问奶奶:“您多
大了啊?”奶奶:“80咯。”
“哟,80啦,您可以歇歇啦,
享享清福。”她连忙摇摇手:
“我还能帮儿女们打理打理家
务。”现在,人家夸她:“老太
太,您精神很好啊。”她却一个
劲地叹息:“我才多大呀,你看
我一点用也没得了!”确实,奶
奶这两年身体大不如前几年
那般硬朗,耳朵有点背,腿脚
也没以前灵活,可丝毫不影响
她干活。

奶奶每天还真的挺忙,早上
忙着倒垃圾,中午忙着摘菜,
下午忙着拖地。奶奶很少看电
视,她说就喜欢活动活动,不
动就浑身不自在,这大概是80
多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原因吧。

奶奶是个很节俭的人。爷爷
年轻的时候在外地工作,奶奶
独自承包了所有的农活,比起
男劳力丝毫不逊色。奶奶是个
庄稼人,过去跟爷爷在大城市
生活过一段时期,她的思想一
点也不落伍。她对子女的教育
很重视,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
读书。她又是个极其传统的母
亲,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留
给子女。也正是这么多年沿袭

采桑叶

□ 卞荣中

不说谎的,我又盯着问。二哥
先是严肃地关照我:“不准说
出去!”而后声音很低、口气
很神秘地说:“福兴那边的偷
的。”

福兴是我们的邻队,因为那边
的人养蚕养得早,也养得多,
早几年就把一些不适合种粮
食的边角地种上了桑树。妈
妈想到养蚕,很有可能就是受
了那边人的影响。虽然二哥
关照得很严肃,可我那个年
龄是不可能凡事都信守承诺
的,一转身,二哥的严肃便成
了太阳下的露水。我在庄上
也偷过西瓜、山芋,偷薅大田
里的青草被人家撵得掉到了
河里……我是可以偷的,妈
妈却不让我去,这让我心里很
不服气。我理直气壮地向妈
妈“请战”：“我也要去采
桑叶!”

妈妈知道我晓得了真相,却出
乎意料地冷静:“你不能去,
人家有看桑的,被人家逮住了
要挨揍的。”“他们逮不住
我!”我十分自信。“有你两
个哥哥就够了,多一个人多一
份危险。”妈妈依然很冷静。
“我给他们放哨。”我坚持。
妈妈的声音提高了一点:“
你不能做这些事!”“你是不
想让卖蚕的钱给我用!”我
突然间冒出的这句话一定让
妈妈吃了一惊。稍顿一会,妈
妈说:“不准采桑头,只采叶
子。不准说话,眼睛看树,耳
朵听音,有人来就跑。听你二
哥的话,不准犯犟。”

福兴那边的桑树林离我家并
不远,走路也就十来分钟的
样子。有几次出门走亲戚,大
白天我们也见过,很大,但不
成方。靠近我家的这一头很
宽,但地势有高低,而且这边
的桑树是先栽的,树虽不高,
开春以后,枝条拉得很长,叶
子也很水嫩茂盛,我们兄弟
三人钻进去,不要弯腰,外边
的人也很难发现。

我们不喜欢月亮,盼望每天
都是黑黢黢的夜。很黑的夜,
有点凉,而我却多少有些兴
奋,也有些担心。二哥、三哥
大不了我几岁,从他们的神情
来看,行动也是十分小心的,
采摘桑叶的声音轻如风吹。
有几次桑枝戳痛了我的身体,
我只能撮起嘴巴紧闭眼睛“
丝丝”几下,喉咙里却不敢有
声响出来。来来去去,我们
不敢走大路,怕被人发现。农
村的田间小路有时候不叫路,
叫田埂,除了能让人踩脚,并
没有太多路的特征。我在路
上摔过几个跟头,都不算重,
只有一次回家时,犯困了,摔
进了桑田边上的河沟里。一
只河蚌的壳划破了我的手,
很疼,但我肯定不敢叫,甚至
不敢哼哼。好在装桑叶的蛇
皮袋被扎了口,随我下了河,
也随我上了堤,一点损失都
没有。那天,二哥、三哥走
在我后面,听声音晓得我出
事了,也不敢吭一声,就站在
河堤上,从黑暗里搜索我的
动静。我从河底下爬到堤上
来后,二哥先看见了我的影
子,一把抓住我,轻声问:“
桑叶呢?”“被我拖上来了
。”我当然晓得,蚕等着吃
桑叶呢。

一下子就看完大半本。

上次,给他钱买“读书
郎”小电脑,多下几个钱,
我说:“你留下买书吧。”
好家伙,他在网上把沈石溪
写的系列

□ 陈景凯

动物故事挨个订下32本,
等书送来堆在桌边半人高,
他一本一本读得津津有味。
可巧,写书的那作家到他们
学校来做报告,他激动得不
得了,硬让人家大作家在书
上亲笔写下“沈石溪”三
个字,还和作家站在一起合
了个影哩!

爱看书的小孙子

□ 陈景凯

不服老的奶奶

□ 韦晓

卫生,影响身体健康。”奶
奶却不以为然,经常偷偷
地把垃圾倒了,再把垃圾袋
带回来重新套在垃圾桶上。
多次劝说无果,只能作罢,
这也倒逼爸爸养成了每天
出门把垃圾带走的好习惯。

奶奶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
菜地,种了一些应季的蔬
菜。两个姑娘经常劝她:“
你年纪这么大了,歇歇吧。”
奶奶总是说,“自家种的菜
吃得放心,还省得花钱到集
市上买。”这不,到了栽茄
子的季节,奶奶花10块钱
买了4棵茄苗,由于管理不
善,死了一棵,大姑姑说:“
忙活一场,恐怕3棵苗结出
来的茄子卖都卖不到10块
钱噢。”奶奶这才说了实
话:“种种菜有意思,打发
打发时光。”奶奶让自己
忙起来,只是想让自己过得
更加充实一点。这块菜地
就是奶奶的乐园。菜地不
大,划分合理,这块区域种
叶菜类,那块区域种瓜果
类。奶奶会给小番茄搭上架
子,给瓜苗盖上塑料膜,有
时候还背着药水桶喷洒农
药治虫。菜地里一年四季
生机勃勃,看着心里就特别
欢喜。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参加
高考。考场在小城最繁华
的淮海路二中。

高考前一周,我们拿着准
考证带着铺盖卷回各家各
找各妈。毕业了。

那时候的学校,好像都不
提供高考期间的统一交通
食宿,赶考的我,住哪呢?

7月6号下午,我妈从地
里赶回来,和我一起乘车到
市区入住相山宾馆。那应
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宾
馆。负一楼,半截窗户可
透淮海路上的阳光和车
马声。步行五分钟即可
达二中考点,实在方便。
房间里两张木头单人床,
床上铺着草席,一枕一
毯,天花板上吊扇吹着
热风,起来擦两次席子,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天热不是事,心里有事
才真是事。

第二天上午,我妈把我
送到考点就回家了。家
里急着插秧。我爸和我
妈已经是吾乡罕见的把
丫头片子的教育当回事
的爹妈了。刘庄外有煤
矿的塌陷湖,还有一条
算是波澜壮阔的龙河,
是皖北地区罕见的可
种植水稻的村落。节
气搁那儿呢,农事怎
可耽误,一家人的生
计,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一样马虎不得。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
睡得如何,几顿饭吃
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提到高考,印象最深
的,是监考老师的白
裙子。

监考老师有三个,并且
每一场都会轮换。那些
监考老师美丽又时尚,
并且,大多穿着白裙
子,白色细高跟鞋。裙
裾飘飘,鞋跟笃笃,
似诗歌的意象,在每
年的高考季,让我回
味不已。

我学习还算没偷懒,
但高考题肯定

监考老师的白裙子

□ 刘艳萍

也不是每题都会。抓耳
挠腮的时候,咬着笔杆
皱眉的时候,听听监
考老师的高跟鞋声,
再看看监考老师漂
浮的裙边,舒缓又享
受。把眉毛拧成川
字,不如听听高跟
鞋和水泥地敲击
的脆响;耷拉着
嘴角苦着脸,不
如看那白色裙
边和朱自清笔
下的荷叶如何
仿佛——高
考作文的灵感,
根本无法全部
预见来自何
处,为什么不
能是考场上的
灵光一闪呢,
为什么不能
是赴考路上
的一花一
朵呢,为什么
不能是失眠
之夜的汽笛
或鸡鸣狗吠
呢……大约
监考的时间
太长了,老
师们画地为
牢地站着坐
着实在难受,
她们为什么
就不能在考
场里活动一
下呢。

思考真正发生的时候,
不要说走路,就是骂街
也打扰不了。我们积
累的作文素材
里不是都有
那样的故事
么,谁谁认真
起来忘记吃
饭睡觉了,谁
谁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
把手表煮了
吃了,领袖
还到闹市
读书锻炼
专注力了。
看来,素材
是素材,实际
是实际,也
难怪旁观者
都要批评
考试作文的
假大空了,
因为无法
在生活里
实践。

那时候也没什么投
诉之类的,大家都
很和谐。考
前的夜,蛙
鸣依旧,车
水马龙依
旧,农事依
旧,一切依
旧。前几年,
有考前小
区追杀青
蛙的新闻,
希望今年
不要再有
吧。

关注是好事,关注
过头就不好
了。现在,睡
不着给换
枕头,拉不
出给换茅
坑,可既然
无法保护
一辈子,那
就不要过
度保护一
阵子。

枇杷熟了

□ 杨正彬

我家的老屋原本在庄子
的中心,北面三间主屋,
南面两间厨房,加上中
间的庭院,大概一百
平米的样子。随着我们
兄弟姊妹的成长,越
来越需要自己私密
点的空间,房屋的
面积显然已经捉
襟见肘,而四周又
绝无扩展的可能,
万般无奈,于是父
母商议,决定易地
新建。

新址选在庄子西边的
舍上,东南西三面
是河,北面连接
大田,俨然像个半
岛。那里已有四
户人家,都是我
家亲戚,所以,话
相对要好说得
多。我家就选在
这个半岛的西南
角,建了坐北朝
南四间平房,坐
西朝东两间厨
房,配套了圈
舍和厕所,院子
还宽宽大大的。
除了菜地,空落
的地方,一律种
植了花草树木。

那时,化肥农药开始
大规模地使用,
环境污染日趋
严重,河水已经
不适宜饮用,因
此,我家在厨房
前面打了一口
井。井水看起来
干净,但碱性大,
一煮一烧,锅
底壶边就是一
层白垢,常吃,
人易得结石。
幸好没有多久,
通上了自来
水。我们以为
水质有保障
了,就把井封
了,还在井旁
栽了一棵枇
杷树。

算起来,快四十年
了,家前屋后,
树木花草,换
了一批又一批,
品种真的不
计其数,给我们
带来眼福、
口福,伴我们
经风历雨,
长大成人。
最初的榆
树、榉树、
柳树、桑
树,早已不
见,它们不
是用来建
房,就是打
成了家具
或者农具。
白杨树属
于速生树
种,经济实
用,市场上
供不应求,
也长过几
批,卖过几
批。棕榈
、芭蕉和
铁树等,基
本是观赏
植物,需要
闲情逸致
侍弄。其实
我们最上
心的,还是
南边码头
边的两棵
石榴,南院
门外的大
枣树,院东
的一溜桃
树梨树,院
子中间的
葡萄,以及
几棵高大
的银杏。不
用说,这些
果树不知
道吸引了
我们多少
的目光,诱
惑我们流
过多少口
水,勾去了
我们多少
的魂魄。在
这棵树下
站一站,到
那棵树下
走一走,天
知道我们
有过多少
的憧憬、
期望和快
乐!

那棵起初颇为神
秘,吊足我
们胃口的枇
杷树,在年
复一年的失
望中则渐被
大家无视。
很长的时
间内,乃至
我们兄弟
姊妹都相
继婚嫁离
家,始终没
再入我们
的“法眼”。
它枯褐的
枝干,挑
着几片黄
绿色的叶
子,样子瘦
瘦弱弱,
战战兢兢。
或许是离
井太近,
根系难以
伸展;或许
是旁边的
银杏过于
发达,遮
挡了它的
阳光雨露;
或许是枇
杷树种
的原因,自
身生长缓
慢吧。

后来很多
次,我们回
去,看见它
蓬头垢面,
灰头土脸,
不开花,
也不结
果,丝毫
不

什么起色,
很多次提
议,把树砍
了。母亲
说,就由它
去吧。母
亲向来话
语不多,
难得表态
做主,尤
尤其是在
父亲去世
后,我们更
尊重她的
选择了。我
们也曾考
虑,

把靠着枇
杷树的银
杏卖掉。银
杏因为具
有经济效
益也适合
打造景观,
一直行情
紧俏,况
且西河边
还有几棵,
而院内这
一棵因为
不断地生
长,很是遮
阳,影响其
他植物的
生长,甚
至已经损
坏了南边
院门和一
段院墙。先
后来过几
趟人看过
,但终因搬
运困难,无
人愿意收
购,也就只
好作罢。

这棵枇
杷树就始
终不紧不
慢,不温不
火,兀自
长着,听
天由命。

去年冬
天,母亲
终于找了
庄上的一个
“骨里巧”
老严,把
院里的银
杏狠狠修
理了一番,
一直屈居
其下的枇
杷树总算
有了自己
的一片天
地。今年
春上我回
老家,发
现枇杷树
与往年迥
然有别。枝
干粗壮了
,树头蓬
展了,叶子
肥肥大
大,颜色墨
绿,油光
闪亮,时
隔半年,
真需刮目
相看!尤
为惊喜的
是,在密密
的枝叶间
开了一簇
一簇细碎
的小花,淡
白里透着
明黄。有
的花骨朵
尚未褪去
,就已挂
出了青青
的枇杷果
,挨挨挤
挤在一起
,煞是可爱
。哦,这么
多年了,
枇杷树真
不容易啊
,只要给
它一点空
间,它就
还给你一
份奇迹!我
不禁陷
入了深
深的沉
思。

“五月枇
杷正满
林。”前
不久回
去,那一
树枇
杷花已全
结成了果
,颜色已
不再青
绿,而是一
概的黄色
,半熟的
淡一点,
成熟的深
一点,像橘
,似荔,又
有它自身
的特点,
软软绵绵
的;味道
酸中带甜
,散发着
淡淡的清
香,十分
诱人。

明代医
学家李
时珍在
《本草纲
目》中
记载:“枇
杷乃和胃
降气,清
热解暑之
佳品良
药。”母
亲的肺不
好,有时
咳嗽起来
地动山
摇,整夜
不停。于
是我说:
“妈,我
摘些枇
杷给你
吃,吃了
对肺好。”
母亲笑
了,说了一
句:“是
吗?”她
拿来剪
刀,搬来
凳子,叫
我拣熟
的取。剪
了好几
串,我问:
“够了
吗?”母
亲说:“
你挑好
的再剪
一点。”
我就往
高枝上
又找了几
串。

等我下
了地,母
亲用方便
袋把刚剪
的枇杷
装好。我
问:“这
样干嘛?”
母亲说:
“盼盼
今年考
大学,我
又不能
去看她,
枇杷你
带给她
吃。”我
一时无
语了,眼
里酸酸
的,心里
沉沉的。
过了半
晌,我才
想起来,
该取一
半留给她
。母亲
说:“不
用,树
上的过
两天就
会熟的,
我有得
吃。”

我的亲
娘,八十
岁了,她
的心里
原来一
直都还
惦记着
我们,惦记
着她的孙
女!